

马克思诞辰 200 年

访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吴晓明：

我们这个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

祁涛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开展出来的历史性实践，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正在其波澜壮阔的行程中不断地生成（并且将持久地生成）它的世界历史意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意味着它将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而且意味着它在其现代化进程中正在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

文汇报：在马克思诞辰 200 年之际，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也重新成为焦点。例如一些思想史的研究者反复强调马克思思想的 19 世纪语境，认为研究一旦脱离了马克思本人生活的时代，马克思哲学的客观性会随之丧失。这种观点似乎挑战了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对此您怎么看？

吴晓明：黑格尔把哲学叫做“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而马克思把真正的哲学称为“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是不是 19 世纪的马克思，他的哲学只能作为 19 世纪的时代精神的表现？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更加深入地把握哲学与时代的关系。首先，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哲学与一般的思想理论具有一定的差异。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区分了“哲学”和“思想体系”：哲学首先是指“上升的”阶级意识到自我的一种方式，因而哲学就成为一整个时代的思想的武器和语言的共同体，成为对其间所有的知识进行统一的整体化方法和调节性理念；而所谓“思想体系”，则是围绕着“哲学”的枢轴来旋转并且是从这一枢轴中去获取其问题定向并规模其意义领域的。按照这种区分，特定的思想—理论与时代的关联以及这种关联所具有的不同尺度，可以形成更高标准的“哲学”概念，用以表示主导并统摄一整个时代的思想“母体”或文化主干，而其他的思想—理论都是在由其规定的问题框架或意义范围内活动的。由此，萨特提示了“哲学”自近代哲学以来的三个“著名的时代”，即笛卡儿和洛克的年代；康德和黑格尔的年代；马克思的年代。“这三种哲学依次成为任何特殊思想的土壤和任何文化的前景，只要它们表达的历史时代未被超越，它们就不会被超越。”

这个说法的重要性在于，马克思的学说被把握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并且被特别地表述为我们这个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当一个真正的历史时代未被超越时，代表该历史时代的“哲学”就依然作

为思想母体统摄着各种“思想体系”，也就是说，从根本上规范其问题定向和意义领域。在这样的尺度上，全部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所处时代的基本性质，在于马克思的学说在怎样的深度和广度上把握并切中这个时代的本质—根据。资本主义传统的坚定捍卫者熊彼特曾经表示说，对马克思学说的任何责难与否定，都不能给予马克思体系以致命的一击，相反则有助于揭示出马克思体系的力量。这种情形无非意味着：马克思体系的力量在于它同时代的本质关联，在于它从思想上牢牢地把握着这个时代，在于它在深度和广度上将思想一直推进到这个时代之本质的最遥远的边缘。因此，在这个时代之本质依然贯穿于一切实存之领域的地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就依然统摄着（在问题定向和意义领域上主导着）围绕这个时代之本质来活动的思想和“思想体系”。

文汇报：我们所处的现代依然处于马克思哲学的统摄之中，正是在于我们所处的现代世界——马克思会称之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本质依然是被马克思哲学所准确把握的。那么马克思哲学所把握的现代世界的本质性具体表现为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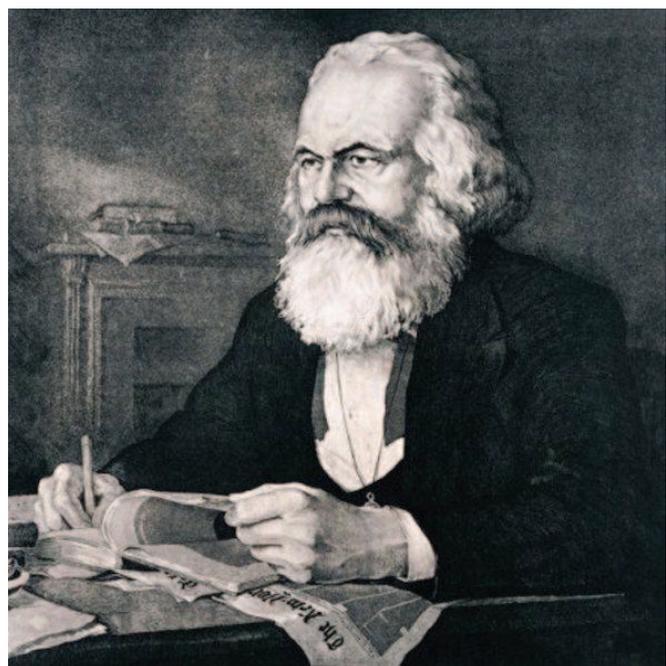
吴晓明：现代世界所产生的诸多问题可以归结到现代世界的本质性一度，它往往被称为现代性。就现代性意指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而言，马克思的学说是现代性的批判，亦即意味着批判地把握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在马克思的批判视域中，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是双重的。一个方面是“资本”，即作为物质动因构成现代经济生活之支配一切的权力；它的另一个方面是“现代形而上学”，作为技术的本质以实现资本权力的现代扩张，也作为一般的观念形态以构建现代世界发展所需要的架构。

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是“共谋的”，亦即在现代世界即资本主义世界中是共属一体

的：就像现代资本（作为积累起来的劳动）具有形而上学的本质一样，现代形而上学是在资本的内在性质中获得其指引和动力机制的。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学说乃是对现代性的双重批判；由于现代性即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是双重的，所以马克思的学说既是对资本（以资本为原则的经济生活）的批判，同时又是对现代形而上学（以现代形而上学为定向的知识体系和观念形态）的批判。由此再回到第一个问题，虽然时代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时代仍然确凿无疑地是由现代性来规定的。在当代世界的总体格局中，正像资本的活动（无论采取何种形式）依然作为主导的权力支配着整个经济生活一样，现代形而上学（作为技术的本质也作为普遍的观念形态）统治着几乎所有的思想—理论领域，并从而影响到也规约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毫无疑问的是，当代世界仍然是以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作为本质—根据来获得建基的；同样毫无疑问：马克思的学说，作为批判地把握这一世界之本质—根据的“哲学”，便也在这样的本质—根据起作用的范围内来获得其当代意义。

文汇报：从某种程度上说，马克思洞察到资本与现代形而上学具有同质性，这种批判内容与他的批判方法之间有何关系？

吴晓明：广义的实证科学固然要求理解现代世界，甚至也能提出批判性的现代世界理论。它一般地采取着知性科学的形式与态度，它固然涉及到并且关联到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这样的本质—根据仅仅作为“预设”出现在知性科学中，但它却从未要求去理解（去批判地把握）这样的预设。例如在哲学上，费尔巴哈诉诸“自然科学的直观”，但他没有意识到现代自然科学具有工业和商业发展的前提预设；又例如在经济学上，斯密把市场机制中“看不见的手”当作是普遍机制，却



在这个时代之本质依然贯穿于一切实存之领域的地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就依然统摄着（在问题定向和意义领域上主导着）围绕这个时代之本质来活动的思想和“思想体系”。

不能理解该机制背后的权力预设和意识形态预设。因此，非批判立场和批判立场之间的分野在于：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是作为一种无待乎追问的预设，还是要求使之进入到思想的检审和把握之中。

对于马克思的批判立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现代经济生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整个现代世界，乃至于这个世界的本质—根据，都是（而且不能不是）历史的事物。用日常的话语来说，历史的事物都有自己的出生、成长、鼎盛时期，有它的文明的成就与贡献，也有它的衰老和死亡；用理论的术语来说，批判的立场就在于澄清现代世界及其本质—根据的历史性前提，并把握其历史的限度。马克思学说的批判性（首先是作为对现代世界之本质—根据的批判立场）在这里显现出它的优越性：由于这种批判立场牢牢地把握住了现代世界之历史的前提和历史的界限，所以它有理由作为一种“潜能”在思想的广度上统摄由现代性所支配的整个时代；但这种“潜能”要得以“实现”，则要求持此批判立场的学说在特定的原则高

度上展开，而思想唯在此原则高度上方使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成为可通达的。

文汇报：《资本论》无疑是马克思澄清现代世界之本质—根据的历史前提，并由此展开具有原则高度批判的杰作。作为唯物史观的方法或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如何在《资本论》中表现出精湛又系统的方面的？

吴晓明：前面提到知性科学的研究方法未曾思考现代世界本质—根据的历史性前提，同样知性科学也在方法上采取了纯形式的方法。事实上，人们对辩证法的理解也往往陷入到单纯形式的理解之中。即把辩证法仅仅理解为一种形式方法，也就是“科学方法论主义”意义上的方法。它完全符合现代性知识意义上的“方法”概念：所谓方法乃是纯形式的，并且正是由于它脱离一切内容，所以它可以被加诸任何内容之上，也就是说，可以被运用到任何对象之上。如果人们只是这样来理解辩证法及其普遍性，